



《纵横》精品丛书

共和国

军事见闻

有限的军事行动中，人民解放军继续书写辉煌的历史。和平的天空下，军队现代化的进程令国人扬眉吐气。……



《纵横》精品丛书

共和国军事见闻

《〈纵横〉精品丛书》编委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共和国军事见闻 / 《〈纵横〉精品丛书》编委会编.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2. 6

(《纵横》精品丛书)

ISBN 7-5034-1258-5

I. 共… II. 纵… III.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史料
—1949~ IV. E29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39620 号

《〈纵横〉精品丛书》

共和国军事见闻

《〈纵横〉精品丛书》编委会 编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刷: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4.4 字数: 311 千字

印 数: 4001—7000 册

版 次: 2002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总 定 价: 240.00 元 (本册定价: 24.00 元) (全十卷)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承印厂负责退换。

内容提要和目录

同最凶恶的军事强国对垒，在捍卫民族尊严、伸张正义事业的同时也使年轻的共和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从中朝协调指挥和共商攻防大计中可见战场形势的严峻和战争的空前惨烈，最能强化这一感受的就是让大地化为焦土的上甘岭攻防战。作为我被俘人员中唯一的师级干部，吴成德噩梦般的记忆把我们带入陌生的异国游击战场和地狱般的美军集中营。年轻的志愿军空军屡屡打破“美国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在朝鲜上空上演了惊险与精彩相伴的一幕。无可奈何的美国人终于被迫坐到谈判桌前，但历时两年之久的停战谈判分明是战争与和谈、战场与会场的双重变奏。

- 中朝联合司令部成立始末 姜廷玉 (1)
彭德怀与金日成的三次重要会晤 挺 宇 (11)
王平身负不同使命两赴朝鲜 王晓健 (19)
难忘上甘岭战场 李长生 赵金来 (32)

2 共和国军事见闻

- 从战场被俘到回归祖国 吴成德 (40)
- 志愿军空军在朝鲜战场
..... 孙宪东 张随军 吴天军 (74)
- 我亲历的抗美援朝对空作战 詹耀华 (90)
- 我率队轰炸大和岛 韩明阳 (95)
- 击落美国王牌飞行员戴维斯 张积慧 (105)
- 人民海军派员入朝秘密布雷行动 林有成 (111)
- 忆朝鲜停战谈判 解方 (116)
- 李克农与朝鲜停战谈判 卓华明 (134)
- “三八线”的划定与监督 黄政基 吴克昌 (142)
- 炮声戛然而止：朝鲜停战亲历记 吴新华 (153)

孤寂的洪荒大漠和贫脊的戈壁滩骤然喧闹起来，运筹帷幄的将军和科学家、枕戈待旦的士兵和普通科技人员，被一种崇高的目标召唤，在此体会创业维艰和自力更生的苦与乐。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瞬间，他们众志成城，果敢地踏上导弹、原子弹的研制之路。他们是为祖国赢得尊严和荣誉的英雄。扬眉吐气的狂欢之后，英雄们执着奉献的精神在国人心中浇铸成一座圣洁的丰碑。战略核潜艇的研制、潜艇闯关探路的远航、海军出访编队横跨太

平洋之旅，则记录下人民海军现代化进程中几个闪光的亮点。

- 中国首次导弹试验纪实 陈守良 (168)
- 张爱萍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 东方鹤 (185)
- 中国首次原子弹试验 张蕴钰 (219)
- 我国核潜艇试制成功的曲折过程 刘炳峰 (236)
- 首批战略核导弹的艰难出世 顾希强 (246)
- 中国潜艇远航太平洋揭秘 冬 潜 (252)
- 人民海军首跨太平洋历见记 王永国 (265)

解放西藏，是在特殊地区对特殊对手进行的一场史无前例的进军，艰辛苦涩中追寻祖国大陆统一的最终目标。炮击金门，时断时续、时强时弱的炮声出自共和国战略意图的直接支配，一张一弛中表现着理性和智慧的思考。歼灭敌机，让肆虐我领空的空中强盗有来无回。援助越南，逼气势汹汹的法、美侵略者垂头就范。共和国有限的军事行动中，人民解放军继续书写了辉煌的历史。

- 解放西藏：祖国大陆统一的最后一页
..... 阴法唐 (280)
- 空军支援地面部队进军康藏 红 翼 (302)

4 共和国军事见闻

- 美制低空间谍侦察机毁灭记 吕宝华 (319)
- 首歼敌 U—2 飞机 白锡纯 (322)
- 亲历崇武海战 王永国 (326)
- 炮击金门：炮火时强时弱的背后
..... 陈忠贵 (331)
- 中国军事顾问团在越南 周洪波 (350)
- 援越抗美亲历记 马家祥 (357)

和平的天空下，人民解放军制度化、正规化、现代化的建设在曲折的道路上进行。从开国大阅兵的妥善部署、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工程学院的筹办、军衔制的实施到 1975 年军队的整顿，军史长河中留下了一个个并不轻松的话题。

- 开国大阅兵 林治波 (364)
- 陈赓创建哈军工 李懋之 (382)
- 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的台前幕后
..... 杨贵华 林治波 (394)
- 军衔制被取消及再度实行的曲折过程
..... 杨贵华 林治波 (410)
- 人民解放军历次授衔中的上将 徐平 (414)

1975 年军委扩大会议的筹备与召开 邓礼锋 (426)

邓兆祥与人民海军的建设

..... 袁华智 吴海岩 张卫星 (446)

中朝联合司令部成立始末

□姜廷玉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响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军一起，同以美国为首的共16国军队组成的“联合国军”作战。

为了协调、统一指挥中朝军队作战，有效地打击共同的敌人，1950年12月，经中朝两国政府领导人会商，组成了以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中朝联合司令部作为中朝军队的统帅部，它指挥百万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同“联合国军”进行了长达两年多的艰苦卓绝的战争，最终迫使“联合国军”在停战协定上签字，为夺取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那么，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是怎样组成的？它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了哪些重要作用？

中朝两军统一指挥问题的提出与商谈

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和朝鲜人民军联合作战，面临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就是如何协同、统一指挥的问题。1950年10月上旬，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前，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共中央赴苏联就抗美援朝有关问题与斯大林等苏联

2 共和国军事见闻

领导人进行会谈。在此期间，周恩来收到毛泽东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讨论出兵朝鲜问题的电报后，根据毛泽东电报内容，他向斯大林提出了八个请求答复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志愿军“进入朝鲜作战，当其与朝鲜人民军配合作战时，在双方指挥关系上应如何解决”。斯大林当时没有答复这个问题。

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后，10月21日，彭德怀司令员与朝鲜首相金日成在平安北道的大洞会谈时，彭德怀提出，为协调中朝两军作战，希望金日成首相率人民军总司令部和志愿军司令部住在一起，以便随时协商处置重大问题，金日成表示还有许多问题亟待他去解决，派内务相朴一禹作为朝鲜代表住在志愿军司令部，重大问题可通过朴协商解决。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的作战行动，则请彭德怀指挥处置。

通过与金日成会谈，彭德怀了解到：美国军队于9月仁川登陆后，朝鲜人民军的两个军团十几个师被隔断在“三八线”以南，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态势。北方仅有三个师和两个团的兵力，分散在各地。他此时感到，对付美军和南朝鲜军来势汹汹的攻势，目前只有依靠他指挥的首批入朝的志愿军部队四个军20余万人了。

为了便于中朝两军的协调与相互通报情况，根据金日成关于派朴一禹作为朝鲜代表住在志愿军司令部、重大问题可以通过朴协商解决的意见，10月2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志愿军领导机构设置和主要干部配备问题的电报中，任命朴一禹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并为志愿军党委副书记。

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的第二次战役，将“联合国军”和

南朝鲜军驱逐至“三八线”以南，迫敌转入防御，基本扭转了朝鲜的战局。在此役中，被隔断在敌后的人民军两个军团与志愿军会师，加上人民军在北方的部队，此时能参加第一线作战的人民军已有三个军团共 14 个师，7.5 万人。这时，中朝两军如何协同作战问题日益突出。再加上苏联驻朝鲜军事顾问的干涉，更有必要解决两军统一指挥问题。

为使中朝军队能够协调一致，有效地配合作战，在二次战役期间，彭德怀曾向毛泽东主席和金日成首相提出中朝军队应实行统一领导和统一指挥问题。彭德怀提议，希望金日成首相和苏联驻朝鲜大使斯蒂科夫能常驻前方，并由金日成、斯蒂科夫和彭德怀组成党的三人小组，负责决定军事政策和与作战有关的许多现行政策，求得彼此意见一致，以利战争进行。

为了有效解决朝鲜境内作战的统一指挥等重要问题，11月13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征求斯大林对这个问题的意见。电报转述了彭德怀关于朝鲜战况和中朝两军实行统一指挥的建议。电报强调，中朝两军现在迫切需要联合指挥，“现在的重要问题是朝中苏三国在朝鲜的领导同志们能很好地团结，对各项军事政治政策能取得一致的意见，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作战上能有较好的配合，并能依照你的提议有相当数量的朝鲜军队和中国志愿军混合编制在一起（保存朝鲜军队的建制单位），倘能如此，胜利是有把握的。”由于朝方和苏联驻朝鲜军事顾问瓦西列夫主张第二次战役志愿军应继续向清川江以南追击敌人，不同意后撤几十公里，彭德怀在经过与朝、苏方争论后，即致电毛泽东主席，如实反映情况。14日，中共中央特派高岗到志愿军司令部，准

备与朝、苏方面讨论第二次战役作战方针和有关中朝两军联合作战问题。11月15日，金日成和苏联驻朝鲜大使斯蒂科夫，与彭德怀、高岗商谈第二次战役作战方针问题。斯蒂科夫在会上主张中、朝两军应统一指挥。但会谈对金日成、斯蒂科夫、彭德怀组成三人小组和中、朝两军统一指挥问题未达成协议。11月16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表示完全赞成由中国同志来统一指挥朝鲜境内的作战，并将同一电报发给朝鲜首相、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苏联驻朝鲜特命全权大使斯蒂科夫。次日，毛泽东将致斯大林的电报和斯大林的复电转发给彭德怀和东北军区司令员高岗。

12月初，金日成应邀赴北京。3日，与毛泽东、周恩来就战争问题、政策问题、领导问题、统一指挥问题、军队问题、两党关系问题进行了会谈。关于统一指挥问题，金日成说斯大林有电报指示中朝军队应统一指挥，因中国志愿军有经验，应由中国同志为正，朝鲜同志为副。朝鲜劳动党政治局会议对此已同意。关于中朝联合司令部的领导人，毛泽东告诉金日成，以彭德怀为中国方面推出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金日成说朝鲜推金雄（时任朝鲜人民军前线司令部司令官）为副司令员，朴一禹为副政治委员，当即确定以后联合命令即由彭、金、朴三人署名，对志愿军单独命令仍照以前署名不变。待金日成回国与彭德怀商定后，联合司令部即可成立。会谈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即电告彭德怀和高岗：“现金已回，请彭考虑在目前可否再约金及高至前方开会，并成立联合司令部，望告。”

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的正式组成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彭德怀约请金日成首相到志愿军司令部会商中朝联合司令部组成问题。12月6日，金日成电话通知彭德怀，当晚起程，7日拂晓前到大榆洞志愿军司令部，会谈组成中朝联合司令部和联司领导干部配备问题。当天，彭德怀将此情况电告毛泽东。11日，彭德怀再次致电毛泽东：为便于今后指挥，志愿军司令部须南移至价川或德川以南。当日22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转金日成，建议金日成及联合司令部移至德川以南适当地点为宜，但必须注意隐蔽，不可大意。在江界和定州地区的人民军两个军团，请金日成速令其接受彭德怀、金雄的指挥，并随志愿军向平壤以南出动作战。

12月7日，彭德怀同金日成在大榆洞就中、朝军队组成联合司令部具体问题进行了会谈，根据毛泽东、金日成在北京会谈达成的原则，双方商定：中朝联合司令部下辖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及朝鲜人民军司令部，但中朝联合司令部不对外公布。凡属作战范围及前线一切联合行动，均以中朝联军司令部的名义下达之。并决定在数日内组成中朝联合司令部。会谈后，彭德怀立即电告毛泽东：本日与金日成会谈甚洽，金日成同意组成联合司令部。已商定人民军第三军团配合志愿军第九兵团作战，由宋时轮指挥。

12月上旬，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简称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或联司，亦称中朝联合指挥部）正式组成，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金雄为副司令员，朴一禹为副政治委员。1953年2月，朝鲜政府又任命崔庸

健为副司令员。金雄副司令员作为朝鲜人民军前线司令官在前线指挥作战。朴一禹副政治委员住在中朝联合司令部，协调朝鲜人民军与中国人民志愿军联合作战。中朝联合司令部成立后，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即派来了一个军事联络组，负责联络、协调人民军和志愿军协同作战有关问题。该联络组直接归朴一禹副政治委员领导。

关于中朝两军联合指挥部的权力和职责，1950年12月8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朝两方关于成立中朝联合指挥部的协议》明确指出：“为更有效地打击共同敌人，中朝两方同意立即成立联合指挥部，统一指挥朝鲜境内一切作战及其有关事宜。”“朝鲜人民军及一切游击队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受联合指挥部统一指挥。”“联合指挥部有权指挥一切与作战有关之交通运输（公路、铁路、港口、机场、有线和无线的电话和电报等）、粮秣筹措、人力物力动员等事宜。”“凡属朝鲜后方的动员支前、补充训练及地方行政的恢复等工作，联合指挥部得根据实际情况和战争需要向朝鲜政府提出报告和建议。”“凡关作战的新闻报道，统一由联合指挥部指定机关负责编审，然后交朝鲜新闻机关以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部名义统一发布之。”

中朝联合司令部给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下达的一切命令，分别经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部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下达。

中朝联合司令部对外不公开。12月8日，中共中央复电彭德怀指出：只能在实际上组织起来。它对外既不公开，对内下达亦只限于军部及独立师师部，但有关作战各事须统一指挥。《中朝两方关于成立中朝联合指挥部的协议》进一

步明确：“为保持机密起见，彭德怀、金雄、朴一禹三人署名的命令只限于发给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部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下达则只转述联合指挥部命令而不提及三人姓名。”

中朝联合司令部下辖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和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部。联合司令部成立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下辖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第四十二、第五十、第六十六军和第九兵团的第二十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十七军共九个军，以及志愿军炮兵司令部所属的三个炮兵师、工程兵指挥所所属的四个工程兵团，还有一个铁道兵师和四个后勤分部，共 30 多万人。志愿军入朝参战兵力最多的时候为 19 个军，连同空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等部队，共 135 万人。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部下辖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等四个军团（每个军团相当于一个军），有三个军团参加第一线作战，一个军团担任平壤防卫任务。另外还有游击部队。

为了更好地指挥中朝空军部队协同作战，1951 年 3 月，经中朝双方协商，成立了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该司令部隶属于中朝联合司令部，“归联司领导”。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司令员刘震任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司令员，政治委员周赤萍（兼），朝鲜航空局局长王琏、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常乾坤任副司令员，沈启贤任参谋长，李世安任政治部副主任。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统一指挥中、朝空军作战。

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中朝双方共同认为朝鲜铁路必须置于统一的军事管制之下。经过协商，决定在中朝联合司令部领导下设立中朝联合铁路军事运输司令部，统一计划和指挥战时朝鲜铁路运输、修复与保护等事宜。该司令部以中国

同志任司令，朝、中各出一人任副司令，下属各级组织均由中、朝两国同志分任正副职。中国铁道兵团及朝鲜铁道修复机构均归军事运输司令部统一管辖。

- 1951年5月，中、朝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朝鲜铁路战时军事管制的协议》。8月，中朝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正式成立。贺晋年任司令员，张明远任政治委员，刘居英、李寿轩、叶林为中方副司令员，南学龙和另一人为朝方副司令员。12月，在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之下成立了前方运输司令部，刘居英兼任司令员。这些机构的成立，从根本上保障了中朝联合司令部对交通运输的统一指挥，扭转了战争初期运输被动的局面。

中朝联合司令部统一指挥中朝军队作战

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成立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开始在其统一指挥下，与“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作战。

1950年12月31日，中朝联合司令部指挥志愿军六个军（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第五十、第四十二军、第六十六军）和人民军三个军团（第一、第二、第五军团）30多万人分左、右两个纵队，向西起临津江，沿汉滩川及“三八线”一带的“联合国军”阵地发起了猛烈进攻（即第三次战役）。经过七昼夜的连续追击，突破了敌人在“三八线”的防御，歼敌1.9万余人，将敌驱逐至“三七线”南北地区。这是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指挥的第一次战役，是一次比较成功的战役。

第三次战役结束后，中朝军队按照预定计划转入休整。

为了统一思想，总结经验，在春季攻势作战中夺取更大的胜利，中朝联合司令部在成川郡君子里召开了中、朝军队高级干部会议。金日成首相出席会议并讲了话，彭德怀司令员作了报告。中、朝两军部分高级将领在会上发了言。会议总结了前三次战役的经验，分析了形势，提出了下一步作战任务和作战方针。会议正在进行中，“联合国军”于1月25日，在大量空军的支援下，以步兵、坦克组成的多路纵队，对中朝军队阵地进行了大规模反攻。1月27日，中朝军队被迫停止休整，立即转入防御作战。面对敌人的反攻，中朝联合司令部司令员彭德怀将中朝军队组成东、西、中三个作战集团，与“联合国军”进行第四次战役。在西线，由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指挥第三十八、第五十军和人民军第一军团（简称韩集团），抗击“联合国军”向汉城方向的进攻。在东线，由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指挥第三十九、第四十、第四十二、第六十六军（简称邓集团），向原州、横城方向实施反击。由联合司令部副司令员、人民军前线指挥官金雄指挥人民军第二、第三、第五军团掩护邓集团集结，并以第三、第五军团在邓集团左翼，向横城东南方向反击。中朝联合司令部领导中朝军队在第四次战役中，进行了坚守防御、战役反击和运动防御多种式样的作战，历时87天，歼敌7.8万人，胜利地完成了防御任务，赢得了时间，掩护了战略预备队的集结，为第五次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

1951年4月22日，中朝联合司令部为粉碎“联合国军”在朝鲜蜂腰部建立新防线的计划，指挥中朝军队发起了第五次战役。中朝联合司令部在此次战役中集中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15个军近百万大军分东、西两线向“联合